

蔡桂林
著

蔡桂林报告文学选

明月清风 民间神秘
最后一匹军马 爱情的守望 从容人生
漂渡赤水 黄河浊流 走私黑潮
失学的中国 今夕羊年

明月清风



人民武警出版社

明月清风

蔡桂林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6·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月清风/蔡桂林著.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6.4

ISBN 7-80176-154-5

I. 明... II. 蔡...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5945 号

书名: 明月清风

编著者: 蔡桂林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10008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2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76-154-5/I·054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目

录

明月清风..... (1)

朱彦夫，不是烈士，近似烈士：残酷的战火噬去了他的左眼和四肢。当硝烟散尽、和平的日子如鲜花般盛开时，遭受重残的战争英雄的日常生活，成了没有尽头的另一种残酷“战争”。一位身居高位的老一辈革命家，始终关怀着这位战争英雄，博大的情怀如明月清风，溢满人间。

民间神秘 (18)

望着眼前的郑明元我肃然起敬，感到民间无限神秘。也许，天地间的人和事本来就很神秘，只是我们没有深深地探究自己，没有细细地听别人敞开。

最后一匹军马 (49)

不歇地奔跑是马惟一的使命，惟一的信念，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也要冲开一切阻挡，抵达生命茂壮的远方！此生就以广阔为伍，就与辽远做伴，扶摇凌空以风雪洗涤鬃毛，任岳峦萧瑟，携

一曲天籁风雨兼程，在奔跑中练就风骨，在奔跑中锻铸精神，在奔跑中完成生命的全部旅程。

爱情的守望 (57)

她们行至村头水边，或者停于岸阶旁，眺望一阵后，那颗骚动的芳心便永远地不再回归屋后炊烟、檐下的猪舍羊圈和田野里的繁重。她们毅然登舟泛船，浪迹天涯，到河流延伸所及的城市和市镇去，去开始另一种新的人生。其中演绎出的扣人心弦的浪漫故事和令人惊心动魄的悲欢离合，一点也不亚于城市女性。

目

景 从容人生 (68)

“卸门板”是老家的风俗，就是人在咽完气之后，家人要卸下大门的一扇门，用凳子架在堂屋里，把逝者搬躺到这扇门板上，让他的灵魂无遮无挡穿门而去，自由地升入天堂。——这应该是死者在断气之后由生者去做的事，她居然自己安排自己的后事！这让人惊讶：老人家面对死亡来临，竟有这般的清醒和从容。

漂渡赤水 (76)

“我们每人说一句话，小结赤水河漂渡感受，怎样？”赵志安的提议，大家一致响应，于是有了下面的五句话。记者：一河神奇。李阳：酒气满河。画家：眼睛看到的不是真正的赤水河。赵志安：说不清的赤水河。我：我对人生作了一次漂流。

黄河浊流 (94)

够了！够了！！无须罗列更多，仅这些就已经够触目惊心了，足以证明一种罪恶客观存在。在人的自由和独立成为世纪主旋律的今天，在世界一隅却存在着拐卖妇女的罪恶，这是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和践踏。

走私黑潮..... (126)

走私是一盘赌局，用个人和所谓单位的利益赌国家的法律；走私又是一列高速行驶的车，必定有自身运动的惯性，绝难做到紧急刹车。那些付出了高额定金的单位、老板，决不甘心发财梦想的瞬间破灭，一定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失学的中国..... (144)

发展教育当然离不开大量的经济投入，而经济的发展无疑又离不开发达的教育，这常使我们幼稚地陷入是先发展经济还是先发展教育这种近乎先有鸡先有蛋的困扰中，至今没有答案。

今夕羊年..... (338)

在火箭的故乡，在最早具有飞天梦想的中国，2003年10月15日8时整，神舟5号载着航天员杨利伟飞向太空：嫦娥奔月，那是神话；女娲补天，更是传说；九万里遥想，九万里追求，一瞬间的改变，一瞬间的飞跃，五千年的梦啊，今天圆了。

明月清风

迟浩田上将与朱彦夫的极限人生

明
月
清
风

成天忙于案头工作，得暇逛一逛书店成了我近来生活中很奢侈的事情。

在西单图书大厦，我翻到了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出版的“铸魂丛书”中的一本——《男儿无悔》，著者：朱彦夫。

它使我眼前一亮，也使我心头猛感一震。朱彦夫，我十分熟悉。他是一位特殊人物。这位特殊人物依据自己的特殊经历写成的一部叫《极限人生》的特殊的书，曾轰动一时。有评论家这样评论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曾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然而，就其精神震撼力而言，我敢断言，朱彦夫的《极限人生》超过了以上两部。”

我知道，《极限人生》是在迟浩田上将的一再关心下写成的；我也知道，迟浩田上将还嘱咐朱彦夫“生命不息，笔

明月清风

耕不止”，《男儿无悔》一定是这笔耕不止的新收获。朱彦夫因《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为我们所熟悉和敬佩；而身居高位的老一辈革命家表现出来的体恤普通人情的风范和关注民族精神铸造的拳拳之心，却鲜为人知。

那就让我来讲一讲这鲜为人知的故事。

相 约

明
月
清
风

1987年7月的一个深夜。

沂蒙山深处的沂源县金星乡张家泉村，这时的朱彦夫就住在这个小山村里。

朱彦夫，不是烈士，但接近烈士。残酷的战火先是舔去了他的左眼，接着，在朝鲜长津湖以南一座普通山峰——205高地上发生的一场空前惨烈的激战，又夺去了他的双腿和双手！

当战争的硝烟褪尽、和平的日子如花般盛开的时候，对遭受重残的战争英雄来说，往后平凡的日常生活，却成了没有尽头的另一种残酷的“战争”。朱彦夫好不容易谈上一个对象，新婚之夜，当新娘的手触到他的腹部时，恐怖地尖叫一声，蹿出了新房，再也不肯回来。因为，在朱老的腹部，敌人的炸弹在那里给他削出了一个大坑。

爱情远去，生活不能自理，有思想却不能行动……

朱彦夫想到了自杀，并一次又一次地付诸行动，但总被人一次又一次地从死亡的边缘拽回。

一个大雨天，他看到几只钻出了泥土在豪雨中爬行的蚯蚓，给了他关于生命更深的启示：蚯蚓无手无腿，就靠躯体

拱在土里，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不就是自己么？何况我还流着热血！

面对着瓢泼的大雨，面对着瓢泼大雨中的蚯蚓，朱彦夫在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勿求健全，只求生存；勿求人助，只求自理；勿求伟绩，只求发光！

从此，朱彦夫彻底摆脱了初始排遣不去的绝望，开始了“重新做人”的艰难历程。

他战胜千难万苦，基本掌握了自理能力；他找来小人书，看图学字，找来小学课本，自学文化。两条残臂翻不了书页，他就用舌头、嘴唇、牙齿三者合一翻。识字难，写字对他来说更是一条蜀道，难于上青天。残臂神经剧痛，无法抱笔，只好用牙齿咬着笔写……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朱彦夫终于成了这个小山村里的文化人，成了农民文化夜校校长兼教员。

小山村里的8名党员一致推选这位有了文化的重残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他一千就是25年。

他带领穷得嘎巴嘎巴响的村民，修水渠、打机井，整治山坡，开辟果园，绿化荒山，修道路、建学校……把张家泉改变成了全乡的先进村。

这个小山村里的朱彦夫的家门，在这个深夜，被人重重地敲响了。

最先听到这敲门声的是朱彦夫的妻子。

她拉开灯，翻身下床拨开门闩。

跨进屋来的是沂源县民政局局长。未及寒暄，他径直来到里屋朱彦夫的床前，急火火地问：“朱书记，你想想，还

明月清风

有位认识你的老战友老首长没有？”

这一问问得朱彦夫很纳闷。

205 高地的争夺战，敌方装备精良的两个营，配置二三十辆坦克，数十门大炮，把我方阵地像翻地似的翻了几遍。自己所在的部队在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之后，只剩下被敌人的炮弹炸得肠子流出了一大摊、昏死了过去的自己，其余的同志全部壮烈牺牲。自己苏醒后幸运地被我军深入敌后的侦察员救起，哪还有认识自己的老战友呢？

明
月
清
风

“没有。”朱彦夫认真而肯定地回答。

“你再好好想想。”民政局长心里仍不踏实，这样提醒着朱彦夫。

“再想也没有。”

“那就怪了，”民政局长纳闷地说，“有一位大首长，说是你的老战友，参加完孟良崮战役胜利 40 周年纪念活动之后，专程从临沂来到沂源，指名道姓地一定要看望你。你有这位老战友也好，没有这位老战友也罢，现在你得跟我走，县上的领导指示我务必让你今夜住到县城去。”

朱彦夫在老伴陈希荣的帮助下收拾“行头”：装上假腿，戴上墨镜，披上衣服，在民政局长的搀扶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停在村外的吉普车。

“那会是谁呢？”一路上，朱彦夫放不下这个悬念。

1947 年参军以后，淮海、渡江、解放大上海、奔赴朝鲜前线，总计百余次战斗，一场场在他脑海急速闪过……朱彦夫急切地想搜寻出这位“老战友”的音容笑貌，他想记起在哪场战斗、哪个战役里曾唇齿相依、生死与共地一起趟过战火。

可是，他失望了，有的是永远定格在自己记忆深处的一张张满是血污的年轻笑脸。

当天夜里，朱彦夫被安排住在了县委招待所里。

相 见

第二天吃过早餐，朱彦夫被告知：老战友在县委招待所接待楼等他。

使朱彦夫想不到的是，当他迈着极不灵便的腿，一步一步走过来时，列队在两旁的军官和县上的领导们却不约而同地朝他鼓起掌来。

他们夹道欢迎朱彦夫。

听到这掌声，看到这夹道欢迎的队伍，朱彦夫的心激动得颤抖起来。

自己被夹道欢迎，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前夕。锣鼓、彩绸、鲜花、红旗、歌声，鼓荡起他生命深处最奔放、最昂扬的激情，激励着自己在生死瞬间的战场上，做了一个军人该做的事。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又一次被夹道欢迎，这不是对一名军人最高的肯定和评价吗？

渐渐地，他视力仅有0.3的右眼终于看见了：在接待室门前的石阶上，站着一位挺拔稳健、一身戎装的老军人，慈祥的脸上满是阳光般的笑容，温暖而灿烂。只见这位老军人看到朱彦夫的到来，马上双脚并拢站成立正的姿势，迅速地举起右手至帽檐，打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定格在那里，久

久没有放下。

朱彦夫看到了这个久久没有放下的军礼，但他不知所措。他想奔跑过去，可假腿不听使唤；他想大喊一声，可不知对方姓甚名谁。焦急中他想到了让军人礼毕的唯一方法，那就是还他一个军礼。

朱彦夫停止了走动，先稳稳地站住，然后高高地举起半截残臂……完成了他重残之后 40 余年来的第一个军礼。

老军人放下右手，急切地向朱彦夫迎过来，一把扶住他：“朱彦夫同志，你还认识我吗？”

朱彦夫诚实地摇摇头。

“我是你的老战友啊！”老军人脱下帽子动情地说，“你再看看。”

朱彦夫再次摇摇头。

“我是迟浩田啊！”老军人通报了姓名，接着说，“我和你一样，也是残废军人。我的眉心里有敌人的弹片，腿肚子里也有。当然，我残的程度比起你来是轻得多了。”

“迟——浩——田——”

这个名字一下子把朱彦夫的记忆划亮了：1949 年解放上海之后，在上海郊区真如听过迟浩田的报告。当时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原因，迟浩田在战争中几次负伤，都是在沂蒙山老区养治的。沂蒙山是自己的老家。是的，是老战友，同属八路军第九纵队——同一兵团也算战友吗？

“算。是军人就是战友。”

迟浩田搀扶着朱彦夫走进接待室，同坐在一张宽长的大沙发里，倾心交谈起来。

迟浩田说：“你的事迹我都知道了，你是我们军队的光

荣，军人的骄傲。不说你在战争中的出生入死，英勇顽强，单就重残之后的自强不息，无私奉献，就使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无比自豪。”

朱彦夫迄今为止也不知道时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迟浩田同志是怎么知道自己的。那是在迟政委参加孟良崮战役胜利40周年庆典期间，临沂地委书记汇报说，当年与迟副主席同时参加过南麻战役的一位叫朱彦夫的同志，在朝鲜战场上成了重残军人，但他人残志坚，在新的人生阶段，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迟浩田深为这样一个普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高尚精神所感动，当即对地委书记说：“我要去看看他。”这样，迟浩田从临沂来到了沂源。

“朱彦夫同志，你是个活着的功臣，生活上肯定有很多困难，说说我们能解决的吧。我这次从临沂到沂源来，就是专门来看望你的。”迟政委面对着朱彦夫诚恳地问。

“没有，没有，一切都挺好的。”朱彦夫的话说得颤颤的。

迟浩田看出了朱彦夫的拘束，马上换了一个话题：“彦夫同志，听说你用极大的毅力学会了写字，不简单啊，我很佩服你啊。写几个给我看看可以吗？”

“行。”山里人实打实地应答。

工作人员取来了宣纸笔墨。朱彦夫见了直摇头：“毛笔我不行，还是用自来水笔写吧。”

迟政委又请工作人员取来钢笔和信纸。

朱彦夫双手抱过拧去了笔帽的钢笔，在工作人员固定住的白纸上急速地写着。一会儿，两行堪称娟秀的字跃然纸

上：“首长亲临探望，这充分说明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

迟政委带头鼓起掌来，并连声称赞：好啊！好啊！这字要是出自别人之手，也许只能算作一般，可出自你“手”，那就是奇迹，对我们每一个健全的人都是鼓舞和教育。

“听说你想写书？”迟政委继而又关切地问。

“是的。但只是想，还没有做。”

一提写书，朱彦夫显得很有些激动，话也变得多起来。

“我是战争的幸存者。我的生命——尽管已变得残缺不全——是战友们给的。他们把生让给我，把死留给自己。所以，我要用战友们给我的生命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写出来，让后人记住无数为今天的生活而去世的先烈们，让历史记住那些虽默默无闻却很神圣、很高贵的年轻生命。”

“很好！很好啊！我大力支持你。”迟政委拍着朱彦夫的肩膀动情地说：“既要写，就要力争写出来，写好它，要有准备、有勇气吃一番大苦，在艰苦的条件下磨炼出人生的光芒来。这样，既可以充实晚年的生活，也是一件对后代、对社会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不知不觉中半个上午过去了，两位老军人依然沉浸在似久别重逢的畅叙之中，直到工作人员一再提醒迟政委还另有工作安排，两人才依依不舍地结束了这次难得的会面。

迟政委站起身来，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大兜各种营养品，放到朱彦夫的面前，拉着他的残臂深情地嘱咐道：“你写字写累了，写书写苦了，你就用它补一补。你健康地活着，就是后代的幸福，就是社会的财富。”

迟政委转身要上车了，临上车前他再一次握住朱彦夫的那双残臂，叮嘱道：“彦夫啊，写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对

我说，我帮你解决，但一定要坚持着把书写出来，我等着看你的书啊！”

.....

一个星期之后，张家泉村朱彦夫的家门又一次被人敲响
了。

这次来的是沂源县武装部的一位干事，他是执行首长的指示，专程来询问朱彦夫有啥要组织出面解决的问题和困难的。

等这位干事离开后，朱彦夫想着想着止不住流下了泪：迟浩田同志想得实在是太细太细了。他肯定是怕自己有啥困难，有啥委屈，在县委接待室当着上上下下的领导不便说出来，才事后派专人来探问的。这怎么不叫人感动呢！

一个月之后，朱彦夫的孩子被安排到了县里的一个单位工作去了。朱彦夫十分清楚，这还是那位“老战友”在无微不至地关怀自己啊！

“我要写！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也要把手写出来，不负老战友的期望！”

朱彦夫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对自己说。

相 牵

沂源——

从这之后，朱彦夫每天一笔一划地写，从春写到冬，又从冬写到夏，苦苦地写了七年！

最初，他只能用嘴写，需要反复描画多少次才能让人认识，而且写得极慢，一天最多也就能写十几个或几十个字。

最难克服的是用嘴写时口水会止不住顺笔杆儿流下濡湿稿纸。

后来练得可以嘴、臂并用写字了，每天可以写上百个字。再后来，练会了绑笔、抱笔、腿臂配合等方法，逐步达到了每天能写五六百字。

可是，写作的时间稍长一点，残臂创面的神经就会疼痛，并会伴随目眩和脑胀。

明
月
清
风

每当此时，他总是想到老首长老战友“要有准备、有勇气吃一番大苦”的叮咛，便一天也不肯间断地向心中的那部大书无畏地挺进！

他在他后来完成的《极限人生》一书的后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多少回，为了一个情节的描述，我会不吃不喝地憋上几天；多少次，为了一个词甚至一个字，我会搬来字典、词典，一查就是几十分钟、几个小时！”

布满朱彦夫长长七年岁月的是两个字：拼搏！

不算每天的小修小改，光大的增删就七易其稿，脱稿时还长达 50 万字。将全部的修改稿加到一起，即使对一个健全的人来说，也是一项浩大而繁重的工程！

1995 年早春的一天，书稿终于一字一滴血地完成了，擦成尺厚，堆码在那张陈旧的、中间还裂了一道缝的写字桌上。

这时的朱彦夫还想象不到眼前的一堆书稿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望着它们有的是一种悲喜交加的复杂心绪。

他来不及细细品味这种心绪，立即铺纸抱笔，给老战友写信。他实在太想、太急于把书已脱稿的消息报告给期待了七年的老战友了：

尊敬的迟副主席：

您好！首先向您致以一个战士的敬礼！

沂源一见，细细算来已是七年多。在这七年多中，我时时记着您对我一定要把书写出来的嘱托，奋力写作。其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多少次我几乎就要放弃了。是您的来信、来电，鼓舞着我坚持了下来。如果没有您的关怀，这本书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书稿已写成，我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请迟副主席再给予关怀。

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朱彦夫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于沂源

北京——

在朱彦夫日夜拼搏的这七年中，迟浩田同志从济南调入北京任职，工作也几经变动，职务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他越来越忙了。但是，对沂蒙山深处的那个小山村，小山村里那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了卓著功勋的重残军人的牵挂，一点也没有变，一点也没有减少，他时常通过各种渠道关注着朱彦夫。当他在北京的办公室里读到朱彦夫报告书已写成的来信时，感到莫大欣慰。

他欣然命笔，以一个老兵的名义，向另一位老兵传递诚挚的祝贺和关爱：

朱彦夫同志：

您好！